

榕树下

寻找遗失的传说

【公明】陈才锋

蜿蜒小路直达山顶,从山脚开始,风轻,香淡。偶尔的鸟叫,就像脚后跟带起又落下的泥土。偶尔的炊烟,就像山顶停留又飘走的云朵。寺就在山顶,不夹杂行行色色的语言,寺闭目,养神。任高远伸向灵魂深处,却不被世俗感染。

就连山脚下的湖水,也蓝成一面镜子,映着天和天上流动的白云,偶尔的涟漪也只是小小心情,好让鱼儿呼吸,好让此时的脚步,留下惊呆的回眸。一条小溪像是唤回似的,从高处缓缓而来,不急,不躁,恰到好处。

就这么巧,是听惯了寺里的晨钟暮鼓,有如此胸怀圈养着自己的野性,才心安理得地在这里群生群长,还是沐浴了山野村庄的乡音乡俗,才如此温顺止住物欲横流的内心。要知道,半山腰的歇脚泉里有着潺潺流出的活水。

青砖红瓦,总是与他处有着不同。坐落在半山

腰的村庄传来一阵狗叫,一阵鸡鸭鹅的群叫,这不是在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一条石子路横穿村子的南北两侧,干净,整洁。偶尔,羊群牛群会停下,静静地看你。若是你渴了,亲人们总是顺手用水瓢在水缸里舀上一瓢,憨憨地说:“喝吧,甜。”在你有些怀疑的时候,他们已经用手指着不远处的那口歇脚泉。顿时,一阵清凉从口入喉,进入心底,仿佛在读一经卷,一切顿时豁然开朗。

不知是秦砖,还是汉瓦。一排排倒下的石头墙,像是在说些什么?顺势挺拔的翠竹,一节一节直插云端。烟雾缭绕的洞山寺,如今只留下一个岩洞,面向那些残砖乱瓦和歇脚泉。那片翠竹正生长在这片废墟上。想象朗经诵文,香火正旺,适合化解人生烦恼,正如洞山寺隐居于这山野中,与尘世隔绝。隐于一切生存的静态,与翠竹互通言语,互看潮起潮落。而岩洞冬暖夏凉,又像说生活莫过于

此,仅此而已。

喜欢传说,更喜欢追寻。背上一捆蜡烛入洞,由宽到窄,一道门小过一道门,它究竟通向何处?南宋一书生,上京赶考路过此处,突下暴雨,这一下就下了半个多月,眼看要过了考试的日子,在睡梦中,有人递来半支蜡烛,那考生顺利地到洞里到达京城考试。当考生转过神来的时候,那半支蜡烛就不见,等他再次来到此处时,那半支蜡烛立在洞口边,化成了花岗石。他便背上一捆蜡烛去寻找,然蜡烛燃尽也没有走出岩洞。这便是湖北枣阳洞山寺的神蜡烛传说。也是来时,路过村里的老人说的,她还说,传说还有许多许多呢!

我怀着好奇和疑问,每年归来的时候总要看。寺早已掩埋于地下,洞还是那个洞,只是山矮了许多,村庄也搬迁了,一切都没有了,就像那些我还没有听说的传说。

水晶石

难忘红薯香

【平湖】刘礼达

世间美味千千万,唯有故乡红薯最难忘。

红薯太普通了,它的叫法就多种多样:地瓜、红苕、山芋、番薯、甜薯……以前在乡下老家,几乎家家户户都种红薯。红薯命“贱”,很好种,随便插一根藤便能生长下来,无需太多肥料便能结出许多果实。在缺衣少食的年代,高产的红薯是必不可少的农作物。它默默开花结果,憨厚朴实不事张扬,深得农人的喜爱。

红薯的吃法简单,最常见的是蒸红薯。小时候,祖居的老屋的灶间有一口大锅,是专门蒸红薯的。秋冬,红薯收获的季节里,几乎天天都要蒸红薯。清洗干净的红薯沿着锅壁一圈圈码放整齐。灶膛的火生起后再塞进几根粗木头去,待木头烧得差不多了,红薯大概也就熟透了。兴许是柴火的缘故,这样蒸出来的红薯很好吃。它们各个裂开一条小缝隙,流动着诱人的汁液。若有亲朋好友到访,献上一颗这样的红薯,主客皆欢喜。当然,再好吃的东西也有吃腻的时候,最后,吃不完的红薯只能丢去猪圈喂猪了。

红薯的另一种吃法是煮汤。红薯汤是我记忆中的一道美味。或大或小的红薯削皮清洗干净后切成块状,投入锅中,再舀入适量的清水,柴火慢慢熬。渐渐地,便会从锅里飘出阵阵清香。待煮好后,掏进小碗,添加红糖或白糖,几块红薯沉落在碗底,薯块上的脉络仍清晰可见,颜色鲜艳,尝一口更是美味至极。

孩提时代,印象深刻的一件事便是去野外烤红薯。约上几个小伙伴,冒着被父母责骂的风险,偷偷从家里拿出几颗红薯,悄悄把灶间里的火柴揣进口袋,兴致勃勃地来到村里废弃的陶瓷厂或者小山上,有一种冒险的乐趣在其中。然而,烤红薯是个技术活儿,大多时候,我们烤出来的红薯半生不熟,皮黑得跟锅底似的,我们的双手,甚至脸上也是黑乎乎的。我们吃得狼吞虎咽,心里却乐着。这样烤出来的红薯,我们当然不敢多吃,但是野外烤红薯的乐趣却一辈子都无法忘记。

随着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吃红薯已不再仅仅是果腹的需要,而它的做法也变得五花八门、丰富多彩,红薯烧肉、拔丝红薯、鸡蛋红薯饼等,无奇不有,脑洞大开,让人颇为惊叹。真想不到,红薯这个小时候曾经吃腻的东西,如今却让人念念不忘。



清心

甲林 摄

山间岁月,安静怡人。在河南云台山红石峡景区,她安坐在石阶上,双手合十,双目紧闭,听湖中鱼儿嬉戏、崖上鸟儿打趣,放空一切,沉淀内心。

诗之韵

太极老人

【大鹏】朱建业

周桃生老先生伫立在公园角落
潜居抱道。良久
双手在混沌中舒展开来
在迷离恍惚中抓住一团虚无
撕裂,把世界分成阴阳
惊心动魄的进化由此开始
无中生有,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潜涌的洪流层层叠叠 万物
宁静而从容,仿佛一切没有发生
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一团柔软而刚劲的气流归于
虚空。喜怒哀乐是虚空中的幻象
秋天的早晨,风的声音盛满安详
有声胜无声。看,他左手牵着
世界的生死,右手无为而治
将玄机化解成命运。存在即虚无
天地纤毫毕现,但更加神秘而不可预知
忽然,老人在静笃虚极中腾空而起
一掌击穿岁月的铜墙铁壁,以及
内心的沧桑风雨
身后,秋叶静静飘落。仿佛
生命的因果,坠落在
人世的尘埃里

十年

【龙城】龚涛

摇晃的绿皮火车,
载着我半生漂荡,
从家乡到他乡,
从他乡到家乡,
一次次一趟趟,
在电台伤感的音乐里,
晃啊晃,
一年,两年,十年,
终于分不清他乡与故乡……
而我却成为了永远的浪子,
假装放纵爱自由,
其实我只是找不到那个,
让自己停下来的港口。